

林氏選評名家文集

蔡中郎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蔡中郎集序

余恆謂天下唯負經濟人。與能文章人。遭際最爲險巇。苟文若父子之幹略。揚子雲蔡中郎之辭况。皆足以高天下。願託身非人。終足以殺其身而已。獨其文字之光氣。歷數千百年。未能漫滅者。天下固不能以人廢言也。中郎碑版之文。清肅高揚。愴然塵表。未嘗叙述本事。乃綜以一己之論斷。蔚然成篇。若不授人以鍼線之迹。一味表其高寒。此文字中之最難學者也。近人有學之者。但剽取聲調。獵略詞采。頗髣髴中郎。余讀其文。笑謂石遺老人。此通用之樂歌。銘我可。卽銘石遺亦無不可。正由其學中郎而誤也。故善讀中郎之文者。當詳審其度。而不遽踐其迹。當細尋其味。而不妄襲其貌。斯得之矣。世之君子。或當以余爲知言。癸亥九月重陽。閩縣

蔡中郎集序

林紓叙

蔡中郎集目錄

東鼎銘

中鼎銘

西鼎銘

黃鉞銘

太尉橋公碑

朱公叔諡議

鼎銘

墳前石碑

王子喬碑

郭有道林宗碑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陳太丘碑

陳太丘碑

汝南周巨勝碑

彭城姜伯淮碑

貞節先生陳留范史雲碑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處士園叔則銘

太尉楊公碑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漢太尉楊公碑

文烈侯楊公碑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琅邪王傅蔡君碑

太傅安樂鄉文恭侯胡公碑

胡公碑

胡公碑

漢交阯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誥

太傅安樂鄉侯胡公夫人靈表

光武濟陽宮碑

太尉汝南李公碑

陳留東昏庫上里社銘

京兆樊惠渠頌

明堂月令論

月令問答

上漢書十志疏

述行賦

篆勢

隸勢

釋誨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狀

答詔問災異

蔡中郎集

東鼎銘

維建寧三年秋八月丁丑。延公於玉堂前廷。乃詔曰。其以大鴻臚橋玄爲司空。再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乃虔恭夙夜。帝采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以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曰。在先民。毗於天子。罔不著其股肱。畢其思心。式率天行。式昭德音。公亦克紹厥猷。鑒於法。罔敢不法。憲於誠。罔敢不誠。用總是羣后。保乂帝家。助在方策。民咸曰。休哉。惟帝念功。越若來。二月丁丑。遷於司徒。

古色斑爛初不著力而近尙書

中鼎銘

維建寧四年三月丁丑。延公登於玉堂前廷。乃制詔曰。其以司空橋玄爲司徒。公拜稽首以讓。帝曰。俞。往哉。三讓然後受命。公允迪厥德。宣力肆勤。戰戰兢兢。以役帝事。越其所以。率夫百辟。媚於天子。天子曰。都。慎厥身。脩思永。同寅協恭。以和天衷。德則昭之。違則塞之。回乃不敢不弼。枉乃不敢不匡。股肱之事。旣充。三事之繇。允備。災眚作見。乃引其責曰。凡庶徵不若。彝倫不敘。是惟臣之職。祇以疾

告表。越十月庚午記此。

食古乃能以烹煉出之遂不至於貌似

西鼎銘

維光和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延公入崇德殿前。乃制詔曰。其以光祿大夫玄爲太尉。公拜稽首曰。臣聞之三讓莫或克從。臣犬馬齒七十。可以生。可以死。其戮力閑私。悉心在公。以盡爲臣之節。於時侍從陞階。與聞公之昌言者。莫不惕厲。如履薄冰。旣乃碑表百代。

戮力閑私三語直吐血誠

黃鉞銘

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鈔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驪嗣子伯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爲國憂念。四府表橋公。昔在涼州。柔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膂力方剛。明集御衆。徵拜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撓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室馨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椒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治兵示威。戎士踴躍。旌

旗曜日。金鼓靈奮。守有山岳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於西疆。百固冰徹於東鄰。鮮卑收迹。烽燧不舉。际事三年。馬不帶錢。弓不受彊。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

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

一篇文字是安民息兵惜費三大要卻說得炳炳琅琅

太尉橋公碑

公諱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大鴻臚之曾孫。廣川相之孫。東萊太守之元子也。膺受純性。誕有奇表。岐嶷而超等。總角而逸羣。至於初紳。高明卓異。爲衆傑雄。其性疾華尙樸。有百折而不撓。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經藝傳記。周覽博涉。瓌琦在前。靡所不識。當世是以服重器。歸高名。州郡交請。待以訪斷。歷端首。則義可行。處爪牙而威以布。察孝廉。除郎中。洛陽左尉。以公事去。辟司徒。舉高弟侍御史。直道而往。用免其任。辟大將軍四府。表拜涼州刺史。遷齊相。以公事去。詔書印綬。卽家拜上谷太守。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司徒長史。鉅鹿太守。被詔書爲將作大匠。爲受罰者所章。拜議郎。卽徵拜度遼將軍。遷河南尹。少府。大鴻臚。遂陟司空。司徒。託痾遜位。起家拜尙書令。以疾篤稱。拜光祿大夫。

僕。拜太尉。久病自誓。復爲少府太中大夫。春秋七十五。光和七年五月甲寅。薨。公性質直。不憚疆禦。在憲臺。則有盡規之忠。領州郡。則有虎彫之威。其拔賢如旋流。討惡如霆擊。每所臨向。清風光翔。遠近豫震。茲可謂超越衆庶。彰於遠邇者已。於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爲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皦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永昭芳烈。遂作頌曰。

赫矣橋父。秉文握武。內爲宗幹。出爲藩輔。在憲彈枉。竟由厥矩。允牧於涼。劉彼裔土。爰將度遼。亦用齊斧。敷教四畿。旋統京宇。敦茲五服。衆庶是與。膺踐七命。翼我哲聖。登空補袞。陟徒訓敬。尹尉清宸。熙帝之政。終始爲貞。典章以定。遺愛在民。皇哀其命。立石刊銘。莫逸斯聽。魂而有靈。萬億其盛。

橋公本有廟碑。敍德政詳於此碑。然於阿羅多爲王卑君侯稱。以奉使副指除侯郡候。不動干戈。二十二字。百讀不可解。阿羅多卑君本爲一句。而復言阿羅多爲王卑君侯。其中決有譌竄之字。遂置不錄。但錄此碑碑文。但敍官閥難在斷語。落落入古氣味絕佳。學中郎者須從此處著眼。

朱公叔諡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諡。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昔在聖人之制。

諛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諛。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天子與二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諡。是後覽之者。亦無閒焉。今子竄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則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躓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彊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概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

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諡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遽蒞。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諡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諡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貼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胄靡。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諡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諡者。魯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其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日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諡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

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以證議爲經解推進一層說雖泥古卻有卓見

鼎銘

忠文朱公。名穆。字公叔。有殷之胄。微子啟以帝乙元子。周武王封諸宋。以奉成湯之祀。至元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後自沛遷於南陽之宛。遂大於宋。爵位相襲。烈祖尙書令肅宗之世。守於臨淮。考曰先生實。爲陳留太守。乃及忠文。克明慎德。以紹服祖禰之遺風。悉心臣事。用媚天子。顯允其勳蹟。尋綜六藝。契闊馳思。所以啟前惑而覺後疑者。疊疊焉。雖商偃其猶。病諸初舉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獨念運際存亡之要。乃陳五事。諫謀深切。退處畎畝。以察天象。驗應著焉。孝順晏駕。賊發江淮。時辟大將軍府。實掌其事。用拜宛陵令。非其好也。遂以疾辭。復辟大將軍。再拜博士。高弟作侍御史。明司國憲。以齊百僚。矯枉董直。罔肯阿順。以黜其位。潛於郎中。羣公並表。乃遷議郎。登於東觀。纂業前史。於是冀州凶荒。年饑民匱。而貪婪之徒。乘之爲虐。錫命作牧。靜其方隅。乃攄洪化。奮靈武。昭令德。塞羣違。貞良者。封植殘戾者。芟夷去惡。除盜無俾。比而作應。用陷於非辜。復徵拜議郎。病免官。徵拜

尚書清一以考其素。正直以醇其德。出納帝命。乃無不允。雖龍作納言。山甫喉舌。靡以尚之。享年六十有四。漢皇二十一世。延熹六年夏四月乙巳。卒於官。天子痛悼。詔曰。制詔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閔焉。今使權謁者中郎楊賁。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肆其孤用。作茲寶鼎。而銘載休功。俾後裔永用享祀。以知其先之德。

讀者須體會其入古處必近自然不著一毫氣力

墳前石碑

維漢二十一世。延熹六年。粵四月丁巳。文忠公益州太守朱君。名穆。字公叔。卒於京師。其五月丙申。葬於宛邑北。萬歲亭之陽。舊兆域之南。其孤野。受顧命曰。古者不崇墳。不封墓。祭服雖三年。無不於寢。今則易之。吾不取也。爾其無拘於俗。無廢予誠。野欽率遺意。不敢有違。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於邑中南舊陽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懼墳封彌久。夷於平壤。於是依德像。緣雅則。設茲方石。鎮表靈域。用慰其孤罔極之懷。乃申詞曰。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不承洪緒。彌綸典術。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彊禦。斷剛若響。柔亦不茹。仍用明夷。遭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納言。胤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恭。篤業不忘。

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譴怛。不遺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刊彝器。宜昭遺光。子子孫孫。永載寶藏。

嚴潔

王子喬碑

王孫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也。聞其仙舊矣。不知興於何代。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彥蒙。初建斯域。則具斯丘。傳承先人曰王氏墓。紹胤不繼。荒而不嗣。歷載彌年。莫之能紀。泊於永和元年。十有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往聞而怪之。明則登其墓察焉。洪雪下無人蹤。見一大鳥迹。有祭祀之處。左右或以爲神。其後有人。著絳冠大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禿謂曰。我王子喬也。爾勿復取吾先人墓前樹也。須臾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熙。稽古老之言。感精瑞之應。咨訪其驗。信而有徵。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來集。或絃歌以詠太一。或談思以歷丹田。其疾病疴瘵者。靜躬祈福。卽獲祚。若不虔恪。輒顛踣。故知至德之宅兆。真人之先祖也。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以致祀。祇懼之敬。肅如也。相國東萊王章。字伯義。以爲神聖所興。必有銘表。昭示後世。是以賴鄉仰伯陽之蹤。關民慕尹喜之風。乃會長史邊乾。訪及士隸。遂樹玄后。紀遺烈。俾

志道者有所覽焉。

伊王君德通靈。含光耀。秉純貞。應大道。羨久榮。棄世俗。飛神形。翔雲霄。浮太清。乘螭龍。載鶴駟。戴華笠。奮金鈴。揮羽旗。曳霓旌。懽罔極。壽億齡。昭篤孝。念所生。歲終闕。發丹情。存墓冢。舒哀聲。遺鳥迹。覺舊城。被絳衣。垂紫纓。呼孺子。告姓名。由此悟。咸怖驚。修祠宇。反几筵。饋饌進。甘香陳。時傾顧。馨明禋。匡流祉。熙帝庭。祐邦國。相黔民。光景福。耀無垠。

吐屬如道經

郭有道林宗碑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競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柔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籍。探綜羣經。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隴也。爾乃潛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

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而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物。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建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問顯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澹。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無語不莊。無句不警。魏碑恆極力追步不能及也。其文發源諸經。無一矯厲之筆。自然入古。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君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其先出自有虞氏中葉。當周之盛德。有媯滿者。武王配以太姬。而封諸太昊之墟。是爲陳胡公。春秋之末。失其爵土。遂以國氏焉。世篤懿德。令問不顯。君膺皇靈之清。和明哲之上。姿憑先民之遐。秉玄妙之淑行。投足而襲其軌。施舍而合其量。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裕。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彊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世心。先生有四德。

者。故言斯可象。靜斯可效。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向。戾狼斯和。爭訟化讓。雖嚴威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之速也。其立朝事上也。恭順貞厲。含章直方。無顯諫以彰直。不割高而引長。常幹州郡腹心之任。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然後德立名宣。蓋於當世。辟司徒府。納規建謀。匡弼三事。人用昭明。台階允寧。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卽解綬去。復辟太尉府。遷太丘長。民之治情斂慾。反於端懿者。猶草木偃於翔風。百卉之挺於春陽也。以所執不協所屬。色斯舉矣。不俟終日。辟大將軍府。道之行廢。有分於命。乃擢密罔。以就禁錮。潛伏不試。十有八年。大忌蠲除。舉賢良方正。大將軍司徒並辟。君曰。七十有懸車之禮。况我過諸。遂不應其命。容止法度。老而彌壯。凡所履行。事類博審。不可勝數。略舉首目。具實錄之記。在乎其傳。春秋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卒。大將軍三公。使御屬往弔祠會葬。諫行告諡。曰。文範先生。刺史太守。樹碑頌德。許令以下。至於國人。立廟舊邑。四時蒸嘗。歡哀承祀。其如祖禰。先生存獲重稱。亡歆血食。脩行於己。得斯於人。固上世之所罕有。前哲之所不過也。孤嗣紀銜恤在疚。敢錄言行。終始所守。乃有二三友生。咨度禮則。咸曰。君化道神速。行於有國。法施於民。祀典所宗。鄉人之祠。非此遺孤所得專也。昔者先生甚樂茲土。築室講誨。精靈所寧。紀順奉雅意。遂定兆域。

宜有銘勒表墳墓。俾後世之歌詠德音者。知丘封之存斯也。乃作銘曰。

於熙文考。天授弘造。淵玄其深。巍峩其高。剛而無虐。柔而不撓。誕鋪模憲。示世作教。君之誨矣。民胥效矣。道行斯進。廢乃斯止。鮮我顯泰。既多幽否。含榮取辱。涅而不緇。德之休明。賤不爲恥。超邈其猶。莫與方軌。

喬喬皇皇述太丘生平措詞有同謨誥唯先生能之學之不得其法便成枵腹

陳太丘碑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膺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微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踐入常伯。超補三事。佩紆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僚賀之。皆舉首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

大位未躋。慚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物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迹。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物號。不兩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旣正。守中有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送成斯銘。斯可謂存榮物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

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褒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可極。

先生爲碑版之文。不指事直陳。但涵以斷語。不善學者。便成公用文字矣。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政之大經。是以作諡封墓。與於周禮。衛鼎晉銘。其昭有實。故太丘長潁川許陳寔。字仲弓。含聖哲之清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於日月。廣大資乎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丹青。巍巍焉其不可尙也。洋洋乎其不可測也。儉約違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諡。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諡。元方在喪毀瘠。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越。於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樹碑鑄石。垂世寵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覆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憲章。過牧斯州。庶奉清塵。弃予而邁。靡瞻靡聞。嗟我懷矣。曷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文體似復然句法自別

汝南周巨勝碑

君諱勰。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坤乾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玄懿清朗。貞厲精

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鈞。贊幽明以揆時。沈靜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於華。德盈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羣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司空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眚仍發。聖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迹。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彊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睹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曾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處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竄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詞曰。

厥初生民。天賜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如星

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蹤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覃思德謨。遜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丘。於以消搖。蔑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倅此弘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言外痛斥梁冀初無火色斯謂之醇

彭城姜伯淮碑

先生諱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其先出自帝胤。在皇唐。蓋與四岳共葉。百夷能禮於神。舜命秩宗。爰封於呂。其裔呂望。佐周克殷。俾侯齊國。姓有姜氏。卽其後也。高祖祖父。皆豫章太守。穎陰令。先生既蹈先世之純德。體英妙之高姿。立性純固。百行修備。故其平生所能。事親惟孝。如大舜五十而慕。友于兄弟。有棠棣之華。萼韡之度。體惠理和。有上德之素。安靜守約。恩及嬰兒。恬蕩之固。至操動信。邑中化之。外戶不閉。冶藏無隱。及其學而知之者。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俯仰占候。推步陰陽。有名物定事之能。獨見先睹之效。然猶學而不厭。誨而不倦。童冠自遠方而集者。蓋千餘人。夫水盈而流。德交而形。是故德行外著。洪聲遠布。華夏同稱。名振當世。凡十辟公府。九舉賢良方正。公車特徵。玄纁禮聘。又家拜韃爲太守。太中大夫。先生盤桓育德。莫之肯就。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拔乎其

萃出乎其類。生民之傑也。年七十有七。熹平二年四月辛巳卒。於是從遊弟子陳留申屠蟠等。悲悼傷懷。懼微言之欲絕。感絕倫之盛事。乃建碑於墓。甄述景行。曰。

邈矣先生。應天淑靈。孝友是備。上德是經。弘此文藝。耽怡是寧。恂恂善誘。童冠來誠。有燁其譽。有煥其聲。顯顯羣公。並加辟命。赫赫聖皇。仍獲其聘。委策避國。守此玄靜。綽乎其裕。確乎其操。疇昔洪崖。雙名並高。嗟乎隕物。搢紳永悼。依依我徒。靡則靡效。勒銘金石。彌遠益曜。

稱伯淮有太過處然中郎以遐想高韻行文非是不快其意

貞節先生陳留范史雲碑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及延。二子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尙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游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耨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迓之者。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

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彊禦。其事繁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士。咸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于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嚮卦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旣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案典禮。作誄著諡。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著於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之不汚。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鮪是慕。榮貧安賤。不吝窮遘。甘死善道。遺名之故。身物譽存。休聲載路。

行文如著冠束帶處處以禮自律是中郎本色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周柱下史。覲衰世而遷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起。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胄傲逸。其遷於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於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經。鉤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幽暗。靡不昭爛。猶發憤於目所不睹。體所不閑。遂登東嶽。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中。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傳傳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禮優請。固秉謙虛。辭此三命。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臨寵審己。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昭朋徒。臭味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謚。郡遣丞掾冠蓋咸屆。既定而後罷焉。於是因好友朋。僉以爲仲尼既物。文不在茲。韞積美玉。喪莫賈之。求而無繼。悽而永思。乃刊斯石。懿德是不。吁茲先生。秉德恭勤。天啓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麗是分。行己守道。匪禮不遵。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震。天淑厥命。以讓以仁。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謚。謚以玄文。身物名彰。配黔作隣。遺譽岡極。丕昭億年。嗚

呼哀哉。

讀者但知醉其古色尤當度其匠心

處士園叔則銘

伊漢二十有一世。處士有園典字叔則者。夫其生也。天真淑性。清理條暢。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深總曆部。織入藝文。藻分葩列。如春之榮。守樞據窮。不虛其聲。偉德若茲。惟世之英。乃遂隱身高藪。稼穡孔勤。童蒙來求。彪之用文。不義富貴。譬諸浮雲。州郡禮招。休命交集。徒加名位而已。莫之能起也。博士徵舉至孝。恥已處而復出。若有初而無終。潔耿介于丘園。慕七人之遺風。年七十有五。建寧二年六月卒。臨歿顧命曰。知我者其蔡邕。乃爲銘。載書休美。俾來世昆裔。有諷誦于先生之德。其辭曰。

民之齊敏。卓時挺生。思心精叡。綜物通靈。術有玄妙。于時游情。聞道睹異。惕然若驚。守死善操。與世無營。渾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有恆實難。獨秉其經。嗟爾來世。是瞻是聽。

短質中亦具有道素

太尉楊公碑

公諱秉。字叔節。弘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后也。末葉以支子食邑于楊。因氏焉。周家既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絳冕相承。公之不考。以忠蹇亮。躬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尙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弟。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爾乃遷太僕大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彊。見違姦黨。用嬰胥靡。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于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鑿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錫有加。公自奉嚴飭。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雕鏤。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疾枉。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克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姦。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于下。昭升于上。若茲巍巍者乎。于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勳。鴻勳。讚懿德。傳億年。

於戲。公惟岳靈天挺。德翼至神。氣綳縕。仁哲生。應台階。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中郎敍人勳德輒如考語此篇雅有淳蓄之筆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皇帝遣中謁者陳遂。侍御史馬助。持節送柩。陳遵。桓典。蘭臺令史十人。將羽林騎。鉦車介士。前後鼓吹。以驪騎將軍官屬。及司空法駕。與公卿尙書三臺以下。葬我文烈侯。三年九月甲申。小祥。會如初。四年九月戊申。大祥。公卿尙書三臺以下。會如小祥之禮。公之祖。納忠于前朝。以罹艱禍。父隱約蟄瘁。治家師導。惟儉之尙。公生值歎褊。資賄屢空。手執勤役。遠涉道里。以修經術。險阻艱難。曷所不嘗。特以其靜則真。一審固。動則不違則度。含容覆載。無競伊人。謀無不忠。言無不信。自在弱冠布衣之中。固已流芳名。著茂實。公孫同倫。莫能齊焉者矣。州郡禮招。莫之能屈。委百里位。避公車令。自侍御史侍中已往。道爲帝師。德爲世表。體尊名重。階級彌崇。而公處以恭遜。行以因慎。德大而心小。居高而志降。夫驕吝之釁。周公其猶病諸。而公脫然以爲行首。不亦泰乎。及其所以匡輔本朝。忠言嘉謀。造膝危辭。當事而行。言從計納。亦不敢宣。密誠潛功。貽于帝躬。家無遺草。論者不見。嗟乎。誠爲達事。

君之體。得人臣之上儀者已。公素不貴歸非。不樂引美。故雖彷彿。猶不敢載。以順公之雅。初受封。自以功不副賞。前後固辭。章凡十上。憂慍悄悄。形于容色。雖不克從。情旨昭顯。晚節爲廷尉。公曰。昔在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而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及爲特進。又曰。惟漢重臣。中興以來。克稱斯位者。其惟高密元侯乎。吾何德以堪諸。寢疾。顧命無辭。要言約戒。忠儉而已。孤彪。銜恤永思。綴輯所履。以贊銘之。銘曰。

赫赫烈侯。卓爾超倫。於惟楊公。乃華降神。故能明哲。德亞聖人。受茲介福。位極人臣。包羅五典。本道相真。爲國之師。誨尙經文。頻歷鄉校。五登鼎鉉。建名著忠。確越前賢。攘災興化。螽蟥不臻。風雨以時。屢獲有年。三葉宰相。應祚于天。臨晉是侯。子子孫孫。億兆不窮。如山之堅。四時潔祠。以承奉尊。祀事孔明。奉亡如存。馥馥芬芬。以慰顯魂。

從短節中須看他有停頓從容之態度

漢太尉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于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迹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別

風淮雨。不易其趣。文以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閑。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辟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于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闔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洽人倫。變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于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于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瓊才逸秀。并參儲佐。惟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于前人。乃糺合同僚。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胤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允執不貞。在陳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絳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中郎文字發源尙書雖無紀之人其行文亦喬皇可觀

文烈侯楊公碑

公諱賜。字伯獻。兼通五典。周覽篇籍。以爲尙書帝王之政要。有國之大本也。是以三葉相承。寧其精義。五代之微言。王政之紘綱。罔不尋其端源。究其條貫。懷乎其見聖人之情旨也。蓋以韜騰餘蹤。思高游夏。以初潛山澤。授誨童冠。後生賴以發社蒙蔽。文其材素者。蓋不可勝數。乃由宰府。遂作帝臣。于時聖幼。將入學羣。公以溫故知新。德宣師保。乃以越騎校尉。援侍華光之內。帝座已北面。以納大誨。其教人善誘。則恂恂焉。罔不伸也。引情致喻。則闐闐焉。罔不釋也。迄用有成。緝熙光明。惟帝念功。六在九卿三事。助假皇天。澤充區域。疆土建封。申增戶邑。人臣之極位。兼而有之。然處豐益約。九命滋恭。可謂高朗令終。有始有卒者已。于是門生大將軍何進等。瞻仰洙泗公喪之禮。糺合朋徒。稽諸典則。僉以爲匡弼之功。政事之實。昭策之文。則史臣志其詳。若夫道術之美。授之方策。則是門人二三小子所特貫綜。敢竭不才。譔錄所審。言于碑。乃申頌曰。

巍巍聖猷。匪師不昭。小子困蒙。匪師不教。於皇文父。邈哉伊超。如玉之固。如嶽之喬。鑽之斯堅。仰之彌高。示我顯德。授我無隱。正席傳道。承帝之問。誨茲一人。萬邦作順。微微我徒。實賴遺訓。文武作式。元助既奮。光啓爵土。垂統末胤。存榮亡哀。歿而不泯。

吐發必古在中郎行之自如不善學者無其根柢效之轉見喫力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胤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聿勤。式建不休。勳啓洪範。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泊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減。以釐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惟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隲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于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于上庠。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回。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授爵賜封。侯于臨晉。功

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慟。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諡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卽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助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舉力。胤其祖武。化洽羣心。澤漫綿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于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嵩山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此碑專敘前後官闕數用命字作醒眼之筆四碑中此爲變體

琅邪王傅蔡君碑

君諱朗。字仲明。蓋倉頡之精胤。姬稷之末胄也。昔叔度文王之昭。建侯于蔡。以國氏焉。迄于平襄。周祚微缺。王室遂卑。齊晉交爭。疆楚侵陵。昭侯徙于州來。公族分遷。氏家于圉。奕葉載德。常歷宮尹。以建于茲。君雅操明允。威厲不猛。履孝弟之性。懷文藝之才。包洞典籍。刊摘沈祕。知機達要。通含神契。旣討三五之術。又采二南之業。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竝至。栖遲不易其志。箠瓢曲肱。不改其樂。心棲清虛之域。行在玉石之間。是以德行儒林。智周當代。四岳稱名。帝曰予聞。元和元年。徵拜博士。舒演奧祕。贊理闕文。所立卓爾。度躡雲蹤。其選士也。抑頑錯枉。進聖擢偉。極遺逸于九皋。揚

明德于側陋。拔茅以彙。幽滯用濟。加以清敏廣深。好是正直。規誨之策。日諫于庭。忠讜著烈。令聞流
行。聖朝以藩國貴胄。先帝遺體。或以繼絕襲位。正於阿保。未洽雅訓。驕盈僭差。或蹈憲理。非弘直碩
儒。莫能匡弼。察君審行修德。進退可度。遷河間中尉琅邪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棊讎之威。率禮
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勳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於紫
宮。賦壽不永。遭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
側。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銘曰。

天敏明哲。於赫我君。含弘光大。玄覽孔真。潛樂教思。韞玉衡門。雲龍感應。養徒三千。珠藏外耀。鶴鳴
聞天。若時徵庸。登祚王臣。綜彼前疑。定此典文。參佐七德。俾相大藩。身沒稱顯。永遺令勳。表行揚名。
垂示後昆。

叙官重在王傅看他以鄭重出之雖小題亦見經營

太傅安樂鄉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趾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必備。遭家不造。童而夙
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觀古今。生而知之。聞一睹

十。是以周覽六經。博總羣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綱繆樞極。忠亮惟允。簡於帝心。智略周密。冠於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屢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於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封前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人事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於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耄耄老成。勳被萬方。與祿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於位。天子悼惜。羣后同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冊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弟一人郎中。賜東園祕器。賜絲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諡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卯。葬於洛陽塋。故吏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丕烈。宜宣於此。乃樹石作頌。用揚德音。詞曰。

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尙天機。翊翼惟恭。夙夜出納。紹述虞龍。賦政於外。神化玄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釐。二氣變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蕃。受茲介祐。玉璽在冕。毳服艾輔。路車雕駟。四牡修尾。贊事上帝。祇祠宗祖。陟降盈虧。與時消息。旣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爽。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自又授太傅以下句得行氣之訣讀者須著意

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於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機。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左丞尙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道靈和。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姦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旣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

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撥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於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禮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消搖致位。又拜太常。遵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逆臣誅斃。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悉以閫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弘綱旣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訓。遷太常司徒。威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尙書事。於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尊。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且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牆。曷以尙茲。夫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極於六世。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於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於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敍。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旣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弘惟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中間四用也字學盲左極似

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旣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卯。葬我君文恭侯。於是掾太原王允。雁門畢整。屬扶風魯宙。潁川敦歷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朴。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質先覺。涉觀憲法。契闢文學。睹皋陶之闡闢。探孔子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使夫蒙惑開析。愎戾優順。逸惰勤信。（從喬本改）及其創基發迹。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允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還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賈萬品。擥精微。用補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彊記同乎富平。周慎逸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敦以忠肅。厲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

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墨縈而靡係。鞭扑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羣黎。參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大中於皇極。傳聖德於幼沖。率且爽於舊職。譬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中。升隆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括。其餘登堂閣。據賦政。輔世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惟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於薨斃。參與膏禱。列在喪位。雖庶物戮力。不愆於禮。進睹墳塋。几筵靈設。退顧堂廡。音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於碑。用慰哀思。煥文德。伊胡后。應期運。作漢輔。喜中興。膏民庶。澤洪淳。亶攸序。互地區。充天宇。嶸高遠。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邃古。耀昆後。

文用駢儷以活法行之遂無壅積之病

漢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誥

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羸。其先出自伯翳。別封於黃。以國氏焉。高祖父汝南太守。曾祖父延

城大尹。祖父番禺令。父以主簿嘗證太守事。奉明君以立臣節。漢南之士。以爲美談。初都尉君娶於故豫州刺史。卽黃君之姊。生太傅安樂鄉侯廣。及卷令康而卒。繼室以夫人。二孤童紀未處。育於夫人。夫人懷聖善之姿。韜因母之仁。撫育二孤。導以義方。思齊先姑。神罔時恫。致能迄用有成。誕膺繁祉。廣歷五卿七公。再封之祿。康亦由孝廉宰牧二城。九鼎之義。夫人是享。爰暨穉孫。更仕三官。或典百里。或作虎臣。鉅艾貂蟬。近侍顯尊。受茲介福。於我夫人。自都尉仕於京師。及廣兄弟。式叙漢朝。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其乘輅執贄。朝皇后。采柔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者。蓋三十年。上有帝室龍光之休。下有堂宇斤斤之祚。心耽其榮。體安其玄。遠圖長慮。用遺舊居。欲留此焉。康寧之時。亟以爲言。太夫人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於太傅府。是月辛卯。公之季子陳留太守頌。卒於洛陽左池里舍。公銜哀悼。祇愼其屬。遵奉遺意。不敢失墜。乃俾元孫顯。咨度羣儒。以考其衷。僉曰。昔帝舜殉於蒼梧。殯於虞郊。二妃薨於江湘。不卽兆於九疑。延陵季子。實惟吳人。長子道終。卜葬嬴博。夫遭時而制。不遠遷徙。魂氣所之。不繫丘壟。帝舜以之神罔時怨。季札以之仲尼嘉焉。嗟帝籍之高論。綜精靈之幽情。稽先人之遐迹。順母氏之所寧。茲事體通而義同。允不可替。於是公乃爲辭。昭告先考。然後卜定宅兆。龜筮悉從。遂營窆窆之事。舉封樹之禮。十月既望。粵翼日己卯。葬我夫人黃氏及陳留太守

頌於此高原雒陽東界關亭之阿。天子使中常侍謁者李納弔。且送葬。持贖錢二十萬。布二百疋。再
以中牢祠。羣后畢會。榮哀孔備。於時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句陽于肅等二十三人。思應慕化。推本
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申頌曰。

於穆夫人。家邦之媛。昔在嬴代。黃國氏建。致於近祖。亦降於漢。天祚明德。福祚流衍。旣作母儀。履信
思順。登壽耄耄。用永蕃變。子孫以仁。追稽先典。度茲洛濱。齊迹湘靈。配名古人。休矣耀光。千億斯年。

通篇主意不過爲留葬雒陽耳中間引夫人遺言更證實以虞舜吳札說得大有根據

太傅安樂鄉侯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編縣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字曰顯章。令儀小心。秉操塞淵。仁孝婉順。率禮無遺。體季蘭之姿。蹈
思齊之迹。永初二年。年十有五。爰初來嫁。誕成家道。仰奉慈姑。竭歡致敬。俯誨膝下。化導周悉。至德
修於幾微。德音暢於神明。故能參任姒之功。兼生人之榮。朝春路寢。贊桑蠶宮。光寵有祭。祭服有珣。
前後奉斯禮者三十餘載。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鞞。次曰寧。穉威。次曰頌。季叡。伯仲
各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讓郡孝廉。及季。更歷州郡。寧舉茂才。葉令京令。議郎。季以高第爲
侍御史諫議大夫。侍中。虎賁中郎將。陳留太守。皆早卽世。夫人哀悼劬頓。由是被疾。遭太夫人憂。篤

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夫人之存也。契關中饋。婉孌供養。依生奉仁。紹述雅意。其閏月。祔於太夫人。窀穸於茲地。魂而有靈。欽明定省。神心欣焉。其實寧之元女金盈。追慕永思。慚怛罔極。遂及斯表。鑄著堅珉。頌曰。

悲母氏之不永兮。懷殷恤以摧傷。惟子道之無窮兮。惜聞誨之未央。庶黃耆以期頤。胡委我以夙喪。憂心怛以激切。亦割肝而絕腸。昔先聖之遺辭。言仁者其壽長。嗟母氏之憂患。體愷悌以慈良。失延年之報祐。獨何棄乎穹蒼。日月忽以將暮。冥長結以含愁。尋修念於在昔。原疾病之所由。遭元子之弱天。心傷頓以自憂。暨叔季之隕終。哀情結以彌綯。皇姑歿而終感。遂大漸兮速流。疾燄燄而日邁。氣微微以長浮。銷精魂以遐翔。曾不可乎援留。爾乃順旨於冥冥。繼存意於不違。爰附靈於皇姑。尙魂魄之有依。潛幽室之黯漠。惜昭明之景輝。一往超以未及。傾阻邈其彌遲。顧新廟以累歎。伏几籓而增悲。嗟旣逝之益遠。渺悠悠而不追。

頌詞音節激壯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

舍下溼。開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歲有嘉禾。一莖九穗。長於凡禾。因爲尊諱。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媮有神器。十有八年。罪成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昆澗。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牧兵畧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卽命。帝位闕焉。於是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珍。僉曰。曆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卽位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有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於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稱嬀。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於此。厥迹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尙。小臣河南尹鞏。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璋以商箕餘烈。郡舉孝廉。爲大官丞。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漢之微。稽度乾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羣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於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於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著墨不多一種嚴肅古穆之氣滿紙而發自是中郎本色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於茲土。文武繼踵。世爲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之資。萃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書而悅禮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兼動與神合。契抗流行。操邁伯夷。色過孔父。舉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授高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司震肅。饜饕風靡。惡直醜正。公事去官。帝念其勤。家被榮命。漁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協德魏絳。和戎綏邊。徵河南尹。母憂乞行。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僚僉允。詔拜尙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不紕。以公事去。民神憤怒。羣公薦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公所蒞任。憲天心以教育。激垢濁以揚清。爲國有賞。蓋有億兆之心。懿鑠之美。昭登於上。丕顯之化。宣聞於下。及遷台司。位太尉。補袞闕。敍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雖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未之或踰。功遂身退。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故潁川太守張溫等。相與歎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萬世。銘勒顯於鐘鼎。清烈光於來裔。刊石立碑。載德不泯。詞曰。

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弈世載德。名昭圖錄。旣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

大麓。惟清惟敏。品物以熙。告老懸車。天人靡欺。會不百齡。圮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寵宜流。鑄紀斯石。鴻烈顯休。

雖多溢美之詞然音節自古

陳留東昏庫上里社銘

曰社祀之建尙矣。昔在聖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爲后土。及其物也。遂爲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禮建爲社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賑。土膏恆動。於是祈農。又班之於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國。至於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也。春秋時。有子華爲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爲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爲太尉。司徒封公。至延熹。延弟曾孫放。字子仲。爲尙書。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以續。詔封都亭侯。太僕。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維四方。克錯其功。往烈有常。於是司監。爰暨邦人。僉以宰相繼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世焉。雖有積善餘慶。終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以示後昆。惟王建祀。明事百神。乃顧斯社。於我兆民。明德惟馨。其慶聿彰。自嬴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旣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協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盡受嘉祥。刊銘金石。

永世不忘。

須看他虞氏與里社有關處著筆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埏埴。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趨不至。明哲君子。勗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冰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得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略。大吏麴。遂令五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趾功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流水門通窳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算。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壘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爾。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旣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旣富且盈。爲酒爲釀。蒸畀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此記體非頌也。仍曰頌者。紀功敘德之言也。叙細碎事。落落大方。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鄉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魯

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晡入西學。暮入北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尙親而貴仁。入西學。尙賢而貴德。入南學。尙齒而貴信。入北學。尙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出居東門。膳夫是相。日中出南門。見九侯及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

六藝守王闕。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令曰。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廡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圖。下方。外水。名曰辟廡。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釋奠於學。以訊誠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誠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廡之中。明堂太室。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誠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

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廡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審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效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益。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曆衡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天廟。營室五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仲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皆合於大曆唐政。其類不可盡

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般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博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博引繁徵皆習見之語。卻精實不苟。此體遂開。乾嘉間考訂家之派。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皆實與禮記通等。而不爲徵驗。橫生他議。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於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獯狁敵衝之變。外有

寇虜鋒鏑之艱。危險慷慨。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經。參以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曼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與危殆競。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蹟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以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同。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蓍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修其世系。其官人皆有明文。不與世章句傳文造義彊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旣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求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度密近者。三統以疏闊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旣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

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令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令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暑。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今日祈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禴。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不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月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也。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禱。祈以幣代牲也。今章句因於高禴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梗。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此故以爲問甚正。其祀之宗伯。似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闔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日曰謹門闔。何也。曰。闔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闔。闔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闔尹所主。知當爲闔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口。(注一疑有闕文。蔡本空格似有說也。仍之。)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日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水昏正而栽。水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設板栽木。

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陽。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旱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夏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卽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反令。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卽分爲三事。行季春令。爲不致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斬絕。每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今之所述。略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

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西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牙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煩碎。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略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亦有說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妾。周禮曰。八十一御妻。又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妾。長老之稱也。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媵。字女旁。妾。痿字中從。妾。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其得以爲字。以媵。瘦推之。知更爲妾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御。妾位最下也。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此文似開考訂家之穿鑿。如麥羊菽雞之類。多附會不得要領。中惟六騶五更之說。鑿鑿有據。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尙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竝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沒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尙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旣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侯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過。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雖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

共參思圖牒。尋釋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樓樓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謹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敝。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羣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罔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掬心明忠誓死抱故其口吻髣髴太史公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

留太守遣余到假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遭淫雨之經時。塗屯邇其蹇連兮。潦污滯而爲災。乘馬蟠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於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忽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寧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兮。愠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踞邱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阪以凌高兮。陟蔥山之嶢嶠。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谿壑覓其杳冥。迫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峭嶸。攢械櫜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薈蕞奠與臺茵兮。緣增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脩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飄涌兮。氣懍懍而厲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漂灑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隤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曢曢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隄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逸兮。唁襄王於壇坎。悲寵嬖之爲梗兮。心惻愴而懷燥。方舟而滂湍流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

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谿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爲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溽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墳。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闕兮。思逶迤以東運。見陽光之顛顛兮。懷少弱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竝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清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侵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爲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涖。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爲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翻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述行述沿途尋古蹟而弔古也然多悲愕之詞憎小人之作至將往京邑以下始吐哀音魄

力雖遜前漢然已非魏晉人所及

篆勢

字畫之始。因於鳥跡。蒼頡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頡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擊。龍躍鳥震。延頸脅翼。勢以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冰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岐岐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視之。湍際不可得見。指揮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

此文非中郎不能作。非有中郎之藝術亦不能道。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兔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閒。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嶺崑崙。

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論旃。

隸篆二勢較之司空表聖詩品尤難作詩品虛擬其神隸勢篆勢非精於此技者不能道諺之方知韓蘇石鼓二文尙說不到家也

釋誨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臆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象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

子感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陋。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勇。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縱者駢組陸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歌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紉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不。泝泝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躋之乎雍。

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紕。鴻漸盈階。振鷲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采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猘猗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閔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髻。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闢謙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薰膏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踟而躅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

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弃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歎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偃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迹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

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辟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看似褒揚聖代而憂讒畏禍之心已節節呈露然自俗眼觀之似引咎之詞實則非也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狀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寬。稱孝子平丘程。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纒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閒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卽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舅本以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做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惟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聘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魯侯能孝。命於夷官。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爲贊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寵。况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原。其人殄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頓首。

答詔問災異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鳳。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

臣邕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綜衆變。征營怖悸。謹別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勝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出。至昭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

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卽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言。沒毀譽。使貞雅各得其所。嚴守衛。整威權。機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曰。五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旣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數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卽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彊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曰。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尙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其傳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尙有索家不榮之名。况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遂不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卽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髮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詔問曰。卽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瀉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地震。陰勝則月蝕。恩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瀉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畿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人主當精明其德。則有休慶之色。又以非其月令。尊宿法。當君臣出端。謀戒不臣。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彊國弱。

國彊。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詔問曰。蝗蟲冬出。臣聞見符致蝗。以象其事。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役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永安。鈎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天下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正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出宮瓦自墮。諸侯疆陵主。易傳曰。昔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盤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之疆。陵主之漸。正意請行。率由舊章。已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阜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食在公。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

臣輟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見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以移。豈有遣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署寺。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及雉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卽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姦禍。盜竊竊權。藏晦惑之罪。晚發露。雖房獨治畏慎。疏賤妄乃得姿意。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夫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且侍御於百里之內。而知外事。誠當窮治。何緣聞之。所以令安之也。又前詔書實核。以主氣勢。爲官者踰時不覺。司隸校尉岑初。考彥時哉。取典計教者一人。綴之如玉渚。所戒成不朝。可知而還移州。釋本問末。論者疑太尉張顛。與交貫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偉璋。所存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旣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

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玄。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早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耄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聞人襲。寵忠實守國。襲悃愾剛直。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劣是委。任用責成。納其英慮。優游訪求。以盡其情。三事者。但道先帝策。護三公。有僵仆者不道。是時宰相。待以禮相引見。論議當因其言。居位十數年。當此之際。尙儉約。崇經藝。浮輕之人。不引在朝廷。淺短之書。不干於目。貴戚斂手。中外悚慄。莫敢犯禁。不獨得之於迫沒之三公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取圖寫讚。厲以顛沛。羣臣慘慘。憂懼自危。非典衡之道。夫憂樂不竝。喜戚異方。畏災責躬。念當專一精意。以思變。則上方巧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不可求以虛名。但當察其真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孝廉雜揉。試之以文。而竝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取選舉。衆心不厭。莫之敢言。羣公尙先意承旨。以悅郎吏舍人。閒職長史。便宜促行。誰敢違旨。至於宰府。孝廉顛倒。下開託屬之門。上達明王舊典。無益於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

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陵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豈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讐。

博學深奧固是中郎本色應詔所言援引古籍咸有根據至特問應對語至切直一洗平時
絢爛矣

後漢書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郎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遼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隨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之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寧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

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觀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隳。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蔽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瓊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兼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

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紱。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猷猗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髻。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燦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心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躄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出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燬。何光芒之敢揚哉。且

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子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斲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騑。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

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烏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

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宜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

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靈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睿。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臯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聚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尙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年。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

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羣。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爲玉所進。光祿勳倬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玠。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尙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婿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尙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大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臣使言。臣實愚戇。唯識忠薰。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謹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實不及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塹。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_得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慚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愜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慙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尙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尙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苦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

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摺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閻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敎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尙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骸先壘。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匡導旣申。狂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尙或爲之不舉。

刑。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
名澆身毀。

